

春风滚鸡雏

崔立新

大地回暖，新绿萌动，村里的鸡坊又热闹了起来。

一批新生命，即将破壳而出。看似没有生命迹象的蛋，忽然发出“笃笃笃”的微响。那是小鸡崽儿在蛋里用力啄击，一下、两下、三下……蛋壳裂开缝隙。继续，笃笃笃……鸡坊里充满这样的微响。

缝隙渐渐扩宽，蛋壳终于裂开。一只只“肉滚子”从蛋壳里滚爬而出，嗷嗷嗷跌进春风中。

刚出壳的鸡雏，丑得很，紧闭双眼，不能站立，身体裹着湿漉漉几根毛，皮肤几乎半透明，能看得见里面血肉复杂的蠕动。但仅一夜，“小丑货”便华丽变身，变成嫩黄、酱花、雪白的小绒球儿，唧唧唧唧嫩叫着，滚来滚去。

一周后，鸡雏便被装在铁丝编织的大笼里，走乡串户地售卖。鸡贩子通常骑一辆自行车，车后座驮两个铁丝笼。笼子被隔板分了几层，小鸡们拥挤在里面，在村巷阡陌间旅行。

鸡贩子吆喝总像唱歌：“卖——小鸡儿——来啦！”几声过后，鸡笼前聚齐一堆人。想买的不少，不买的也爱看看。尤其小孩，更喜欢这些稚嫩的小家伙。

小鸡们拥挤着，欢悦着，唧唧啾啾着。小细爪子在隔板上踩出“窸窸窣窣”的微声。有的还乍起翅膀，猛地一跃，像要飞出笼子。

大人买小鸡很细致，他们拎起小鸡两条腿儿，让它们弹蹬、叫唤，挑那些欢实的、有劲儿的、叫声响亮的。她们还看小鸡的头，说，如果头往上够，就是公鸡；往下耷拉，就是母鸡。各家挑挑拣拣选好中意的，几只，或十几只，放进坛子形状的荆蓆儿里，讨一番价钱，拉着孩子回家饲喂去了。

我们家总是隔年买一次小鸡，满院子滚绒球，有一种温柔的生机。初时，鸡崽儿有点认生。一把小米洒去，小鸡会吓得四散跳开。渐渐熟了，不再怕；见人来，就“唧唧”叫着一齐滚扑过

去。有的喜欢撵着人的脚滚动。娘有时急着干活儿，被群鸡裹脚，迈不开步，会嗔怪说：“你们这些小东西呀，真黏脚！”她弯腰伸臂“啊——嗤，啊——嗤”地驱赶，小鸡却以为要喂食了，一只只仰头“唧唧唧”，叫得更欢了。

那时，我家的院子没有围墙，边缘用荆条篱笆做围挡。一年四季，阳光和风随时能进来。泥土地面，每天被扫得明光光，洒了水，呈现一种很光很润的硬实；柴火垛在西厢房牛棚旁边，一根根码着，整整齐齐；木质鸡槽摆在石榴树下，一碗清水，一槽食，每天刷洗，干干净净。

圃子里，花草无声拱破泥土；篱笆根儿，喇叭花籽和丝瓜籽在比赛萌芽；半空，梨树摇着一枝枝雪，桃树绽着一串串火，槐树吐着一尖尖儿绿；地面，小鸡崽儿“唧唧唧”，一会儿跑这边，一会儿又一齐涌向那边。偶尔一颗树籽坠落，鸡崽儿们一愣。怯怯靠近去，歪头啄一下，发现不是啥好吃食，就继续向前滚。

它们东一下，西一下，啄啄这儿，啄啄那儿。有的跑着跑着，忽然毫无预兆地就地卧倒；有的把翅膀像纸扇一样打开，小腿后伸，伸个懒腰；有的用喙梳理羽毛；有的张开翅膀练飞；有的把头藏在翅膀下睡个小觉……

我们有时会偷偷捧起一只小鸡，观察它：毛茸茸的温暖触感，似乎哈口气就会被吹跑的轻柔，小小身体不愿被禁锢的挣扎，细嫩小爪踩在掌心里的酥痒……单单因这些小鸡，春天也是美好的。它们使我们的生活多了一种滋滋润润的鲜活，一种温柔、祥和与生气。

活泼泼地，小鸡在长大，时光在翻新。桃花飘，梨花落，篱笆新被藤蔓缠严实。鸡们卧在篱下，安静打盹儿。它们悄悄长大了，膀尖上的绒毛变作硬硬翅羽，尾羽也硬撇撇地翘起来，形成优美的弧形。

一抹春风滚鸡雏，一幅永恒的画面，是春天留给我们的美好回忆。



画绿

潘玉毅

大自然是一个画匠，绿是她最喜欢也最擅长用的颜色。

天下之大，无非草木，而绿是草木的底色。高如千年古樟，矮如地面杂草，哪个不是其色青青或者其态茵茵呢？

每年，从柳树枝头的一点新绿，到绿遍山原白满川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春天刚刚降临人间时，枯木枝头会泄露一两点若有似无的浅浅的绿色，这绿色预示着春天的到来。这就好像出远门的孩子，人还没有到家，先给父母打了一通电话，父母闻着音信，在家中翘首以盼，数着日子等待孩子的归来。

紧跟着，这个绿色就生动了起来，仿佛孩子的身影已经出现在村口，行不数步便能踏进家门了。父亲赶忙上前去迎接，母亲则在灶台前做起了孩子爱吃的菜肴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绿成了自然界调色中的主色调。放眼望去，满目都是绿：大树是绿色的，小草是绿色的，蔬菜是绿色的，瓜果是绿色的，甚至连石板路、墙角边的苔藓也是绿色的。当人们将目光穿过幢幢楼房的阻隔，向天际处望去，就会发现远山也是绿色的。

有意思的是，虽然只有绿色，却能赏出千般滋味。绿只一个字，绿色则有很多种，有的是鲜绿色，有的是墨绿色，有的是蓝绿色，深深浅浅，疏疏密密，煞是好看。有些绿是我们常见的，有些绿是我们陌生的，却无一例外地令我们感到惊喜。绿色渐变的过程仿佛由点染到泼墨，足可见画匠的功力。

大自然的非凡之处在于她以风为笔，以雨为墨，以大地为画纸，纵横挥洒，恣意描绘，明明不成章法，却又能独得气象，让人欲罢不能。这幅画画得可真大啊，无论你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能看得见，而且看得很清楚。当你行走在路上偶尔抬头时，当你工作累了站在窗口眺望时，远处或者近处，总有一点点点的绿，总有一片两片的绿。

这绿不止落于花草树木间，还落在水上。江水透，层林染。河流两岸的杨柳是绿色的，种在岸边空地上的蔬菜是绿色的，映入水中，连水也是绿色的。埠头延伸处，水中的水草、茭白，让水的眸子显得愈发深邃而清幽了。

绿色养眼，当你看书看得倦了，不妨去街上走走，去山里看看。山上的茂林修竹，清流急湍自不必多说，单是近处，道路两边遍植的梧桐和樟树，亦可称得上赏心悦目。在慈溪，樟树尤其多。樟树上有成千上万枚绿叶，像一只只绿翅膀的蝴蝶停在树枝上，十分动人。有时绿叶丛中也会夹带一两枚红叶，仿佛画师在调色的时候走了神，出了偏差，但这样的意外何尝不是一种别样的美丽？风一吹，有东西从天而落，落得满地都是——细细的，绿绿的，也不知该叫它樟树籽还是芽鳞。鞋子踩在上面，有一种踩着沙子般的松软感觉。

室外有绿色，室内也有。现代人大多喜欢在阳台上放几个盆栽，在办公室里养一点绿萝、文竹，或置于窗台，或放于办公桌上，不动声色地将养眼的绿色移植到了斗室之中。这样无论上班还是下班，都能让眼睛做一下有氧呼吸。

显然，实事求是地讲，春夏秋冬每个季节里都还有其他的颜色，红，白，黄，蓝，紫……但是不可否认，在春天和夏天，绿是最多也最显眼的颜色，不管你将目光停留在远处还是近处，此处还是他处，视线范围里都有绿的存在。唯有等到西风一起，露霏霜啊交替而来，直至冬雪覆盖原野，绿色才渐渐地稀疏了，但是它仍会存在于人的记忆里。那枯树枝头，曾经有过绿意，那白雪覆盖下，可能也深藏着些许或者很多的绿色。高明的画师，画有穷而意无尽。画画本就不只有白描，还有留白，秋冬季节的绿便是一种留白，借助于人的想象力，存在于人的脑海之中。

自古文人有七件事，琴棋书画诗酒花。这几样东西其实是一种互文的关系，琴中有棋亦有画，画中有棋亦有书。而大自然作为一个了不起的画匠，从绿色登临人间到落满人间，一笔一画，皆得妙趣。甚至，连那风和雨也都是绿色的。也许，这已不是画画，而是喷绘了。

屋上瓦

孙君飞

一砖一瓦原本是乡下极普通的物件，或红或青，堆放在地上，闲置在角落，人们几乎忘了它们的存在。忽然有一天，它们被砌成墙壁，被送上屋顶，一心一意为了屋檐下的人、屋舍中的人遮风挡雨。人们再接近砖瓦，就不太容易了。尤其是瓦，登得更高，还有了坡度，除风雨、冰雹和霜雪外，还真没有什么能够随便便踩踏在瓦上，破坏它们。人们和瓦，家畜家畜和瓦都有了距离，这种距离对薄脆的瓦片正是一种保护，也延长了瓦的使用寿命。

渐渐地，青瓦承载了更多的灰尘，沧桑感日益浓郁。一滴露珠就是一滴时间，一片瓦也是一片时间，远远地看上去，像排列整齐的鳞片，也像图案画中的水波纹，无形的时间在瓦上显出可爱的形貌来。时间改变了一切，也使青瓦变成黛瓦，黑色渗入青色，青色却并没有寂灭，隐隐约约的，如生发了苔藓、瓦松、一根两根的杂草，再下点雨，沉隐着的青色就会慢慢湿润、渗透出来，带着微光，也带着幽深的妩媚。新房子看上去有喜气和朝气，而老房子看不看都是让人倍感安心的存在。青瓦变黛瓦，一座房屋也从青春年少走向了成熟稳健，全力护庇，勇于担当，赢得了满屋人的信赖和敬重。

瓦上落麻雀喜鹊，也落燕子鸽子，在深深的夜里有时候还会落猫头鹰，“咕咕喵、咕咕喵”地叫得令人忧心。房屋不寂寞，可瓦会寂寞吧。不分昼夜，栉风沐雨，有时霜，有时雪，辛辛苦久了，冷冻久了，瓦既寂寞又隐忍，所以才那么喜爱每一只小鸟，管它是谁，瓦都不会拒绝，甚至愿意让鸟儿们再闹腾点，弄得脏一些，真心实意成为它们的一片栖息地。鸟儿们吵闹着，讨论着，歌唱着，每一片瓦都竖起耳朵倾听，是周围最安静的听众，不惊扰鸟儿，也不约束鸟儿，每一颗果实落到瓦上都会滚落下来，每一串鸟声也是。老人躺在藤椅上，从自家屋瓦上滚落下来的鸟声，不知道他

听了多少回、多少声、多少日月，有时像雨滴，有时像泉水，有时只有青翠色，却永远那么清晰动人，像老伴不变的微笑。

对于一个不畏时光变幻、心存善念的人来说，一片瓦上落着乌鸦跟落着一片枯叶、一朵飞雪没有什么两样。只是多愁善感的人看到屋檐滴雨，会想到瓦片在哭泣，孩子们却会说这是雨滴在屋瓦上弹琴。老实憨厚的人看到雨脚在瓦上蹦跳，会觉得可亲可爱，忍不住无声地笑起来，因为自己拥有一间结实温暖的房屋，房屋上有砖瓦梁木，房屋里有猫狗、有粮食、有孩子、有家人的哭与笑，有这就够了。

邻居家的黑猫无声无息地跳到房坡上，轻踩瓦上水波朝着屋脊走去，它是否会想象整座房屋正如一条在时光之海中露出鳞片 and 脊背的大鱼？一座房屋是一个家，一座房屋连着一座房屋，就是一个在时间和爱中诞生并且不断生长的村落。数一数鳞片的圈数可知一条鱼活了多少年，看一看屋瓦的青黛程度、数量多寡，再看一看它们新与旧的交替、精致与粗糙的区别，我们所能知晓的也不会少吧。有的房屋抵挡住了时间的侵蚀，有的房屋旧貌换新颜，有的房屋开始透风漏雨，有的房屋甚至倒塌了，成为一片废墟……这跟人的命运相似。房屋的命运也是一砖一瓦的命运，砖和瓦因缘相聚成一座房屋，也会因缘分散到各处吧。

看到山泉汨汨地渗出来，越来越越多，但同时也会想：这么美好宝贵的东西真的是源远流长、汨汨不绝吗？抬头凝视房坡上的屋瓦，心里则会踏实许多，因为早已知道：房屋往往比人活得久长，一砖一瓦的力量值得信赖，它们足以庇护你的一生，即使有一天你离开了，它们仍旧站立在原地等你回来。

山腰上的蓄水塘

杨太国

每年冬天即将过去，春天即将来临时，总能见父亲在老屋旁的蓄水塘里忙碌，所以，每当春天来临，就会有一座与上年不一样的蓄水塘陪伴我的童年。

我家老屋在大山的半山腰上，一抬头就仿佛要被那矮云亲吻到一样，云雾溢满两山之间，浓浓地悠然而过，宛如白色的海洋。古色古香的老屋被彩云爱抚着，野草青，山花香，炊烟伴夕阳，宛如在一幅画里。但是住在画中老屋吃水很不方便，挑水的路更是难走，要弯来弯去地下到山脚下才能挑到水。每当农忙时，父母搞不赢，我们就常常被分派去挑水。我是老大，但挑小半桶水也走不了几步就要停下来喘气了。然后就叫大妹一起去抬水，可是那山路光空手走都累，大妹抬一次就怎么也说都不去了。我只能哄着三妹一起去抬，可三妹太小，抬起水桶站都站不稳。再后来谁也叫不动了，叫大妹，大妹说我去割猪草，三妹还没叫呢！她就连忙去找了一把扫帚，示意她要打扫卫生了。我只能一个人慢慢地去挑，小半桶的水我走二十多米远就得停下来喘口气；接着再走十米远，最后是五米都走不动了。这是《三个和尚挑水》我家的版本。

于是，到了冬天农闲时，爸爸把老屋旁原来小小的蓄水塘扩大了一倍多，可以蓄的水，差不多就够牛、马、猪等吃了，而且蓄水塘的水还可以用来洗衣服、洗澡等。这样的话，一天挑一次水就够一家人饮用了。

后来，我家那座大山封山育林了，山上的树林越来越茂盛。慢慢地，山泉水从屋后的山石缝里流出来，非常甘甜。从此除了在枯水

期，其他时间我就很少去挑水了。

下一年的春天，爸爸在已经开凿得很大的蓄水塘里种了茭瓜、莲藕，还放了鱼苗，长势都很喜人。雨天就会看见鲤鱼跳出水面，晴天水清一些，可以看见鱼儿游来游去的。可能是应验了那句“年年有鱼，年年有余”的俗语，从那以后，我家的生活就慢慢地好起来了。时不时地就又能吃上一条鱼，时不时地又能吃上一只鸡，还有兔子肉，鸡蛋鸭蛋等慢慢地就成家常便饭了。

又一年冬天，爸爸在蓄水塘中间浇灌了一个大水泥桩。然后在水泥桩上用钢筋和木料盖了个凉亭，又用钢筋焊接了一条走廊连到老屋。爸爸还绕着房前屋后都种满了桃树，每到三月桃花盛开的时候，就会迎来一些欣赏桃花的游客，有时候也有十里八村的小情侣，专门上山来我家桃花树下、凉亭里坐坐……此时的蓄水塘，在桃花盛开的季节，俨然成了一个观光胜地。

不缺水后，半山上的老屋像极了仙境人家：那矮云从房檐上过，晨雾在脚下走，时而仿佛八仙过海，又宛如孙悟空腾云驾雾而过。在三月桃花盛开时，更宛如世外桃源引来各方赏花客。桃子熟时，十里八村尝桃的乡亲们，也会像那蟠桃会上的各路神仙般在凉亭里开怀大笑。

蓄水塘与水的故事，仍在继续上演着更加幸福的剧情。大山的林木和各种植被不断增加，使得我家老屋后的山泉水量越来越大，大自然造就了水，水润泽了枯竭的心灵，让万物充满生机，更让我家的蓄水塘绽放出了幸福花。

锦簇

刘英卉 摄



一窗泰山青

许超

我家北面的窗子可以望见泰山。我时常坐在窗前，隔窗望山。

春天的时候，天空是一种透亮的蓝，蓝天之下，泰山起初是墨绿色的，但很快，宛如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一般，春风会为泰山带来一些新绿。在小山峰头上，一些浅浅的嫩绿率先萌发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层新绿变得更青翠，也更稠密，到暮春时节，便逐渐连成毛茸茸的一片又一片，盖在黯淡的墨绿之上，透出新生的活泼与灵动。

等到这一层青绿与大片墨绿渐渐融合，整个山峰变成深深的浓绿时，夏天就来了。夏日天空的蓝色会淡一些，仿佛是被炙热的太阳晒脱色了一般。这时，泰山上那一片浓得化不开的绿影，就会悄然印上心头，留下一丝清凉。

秋日，碧空万里如洗，偶有白云如烟，轻盈缥缈，越发显得那片湛蓝遥不可及。天气一日冷过一日，秋风裹着枯黄渗入了那片浓绿，绿变暗了，变少了，泰山逐渐黯淡下去，青灰的泰山石成为了主角，一下子就吸引住了人们的眼光。泰山石坚硬、古朴、凝重，有着浑厚的身躯和苍劲的纹路，它的基调是灰色的，但又隐隐透着绿意，仿佛是融入了草木溪水的精魂，故而才能在苍穹之下屹立万年，安守一方。

再到北风呼啸，楼下的树木都变成光秃秃的灰褐枝干时，泰山也静默了，蓝天与白云也仿佛隔得远远的。这时候，只有一场雪能为泰山带来别样

的生命力，戴着白色绒帽的山峰，披上白色纱衣的山体，让沉睡在窗框中的泰山又动人起来。

春花秋月，夏蝉冬雪，四季更替，周而复始，泰山仿佛已与我家这扇北窗融为一体，变成了一幅镶嵌在墙中的水墨丹青。它以青灰色的山石与墨绿色的植被为底色，由温度和气候的画笔为其涂抹上深浅不一的变化，在四季轮回中变幻出多样的魅力。

陆游在一首《杂感》中写道：“山可一窗青。”当我望着这样一窗泰山图景时，常常被它的美丽所折服。“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”，这是属于宋代诗人辛弃疾的浪漫。我试着想象自己虔诚地望着泰山的模样，猜测泰山或许也正望着我。只是泰山作为五岳之首，曾让杜甫感慨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，众山在她面前也只能称小，况一人乎；且泰山亿万年前便在此间耸立，一个寒暑对她而言不过一瞬，人生百年，也如弹指。泰山之于我，是一窗风景，一种寄托；我于泰山，却如微尘、渺如蜉蝣。这样一想，顿生天地苍茫之浩渺感，而人生须臾之超脱感。宏大与微小都是存在，恒久与短暂都是生命，自然之伟大与美妙便在于此。这一窗泰山青未了，是我窗中青绿，我又何尝不是泰山眼中的一粒浮世微尘呢？

此刻，抬头与泰山两两相望，雨后初晴，云烟缭绕的泰山宛若仙气四溢，我托腮远望，坐对这一窗泰山青，悠悠然哉！